

裙带当风

「长篇小说」

谢思球 著



「长篇小说」

裙带当风

谢思球 著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裙带当风/ 谢思球著. —南京: 江苏人民出版社,
2011.12

ISBN 978-7-214-07868-1

I. ①裙… II. ①谢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1) 第277825号

书 名 裙带当风

著 者 谢思球

责任编辑 张惠玲

特约编辑 张 娟

责任校对 陈晓丹

装帧设计 孙 倩

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

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
江苏人民出版社

集团地址 南京湖南路1号A楼 邮编: 210009

集团网址 <http://www.ppm.cn>

出版社地址 南京湖南路1号A楼 邮编: 210009

出版社网址 <http://www.book-wind.com>

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
印 刷 北京市兆成印刷有限责任公司

开 本 700毫米×1000毫米 1/16

印 张 19.25

字 数 319千字

版 次 2012年1月第1版 2012年1月第1次印刷

标准书号 ISBN 978-7-214-07868-1

定 价 29.00元

(江苏人民出版社图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本社调换)

目录

CONTENTS

01 人生感悟 我苦故我在 / 1

生活的滋味就是苦的，仿佛缺了这味苦我们还活不下去。李非语想起老家的一种风俗，新生儿出世，在第一次喝奶前，一般都要先喂几匙由中药黄连熬的水，这种风俗就叫“开口”。新生儿来到人世间，尝到的第一种滋味就是苦。

02 新官上任 鲜花背后有黑手 / 12

李非语知道新岗位充满风险，但这风险的程度，还是超过了他的预期，这种新的生活像他的婚姻一样充满危机，充满谎言、欺骗和背叛。他感觉前面某个地方好像有个陷阱，但铺上了红地毯。

03 只手遮天 操控不亦乐乎 / 26

领导说话的方式具有多样性，有正说、反说、戏说、旁敲侧击说、含沙射影说、指东打西说等等，从来都是充满玄机，内涵丰富，如何领会领导意图全看你的悟性。领会错了，被打入冷宫乃至丢掉乌纱是迟早的事；领会对了，就会被纳为心腹，委以重任，前途一片光明。

04 官场中的女人 上通下达是境界 / 44

李非语想，刚才陈雅芊送柏安民上车时，肯定也送了什么东西，作为一个驻外招商办主任，工作经费有限，她应该并没有什么钱，晚宴和礼品都耗费不菲，要是猜得不错的话，今晚另外两个老板肯定就是陈雅芊找来付账的。

05 裙带上位 平步青云乎？ / 53

要进步，就要找门路。门路对了，就能顺利登堂入室；门路错了，自找碰壁血本无归。直接找拥有决定权的那个人的门路，好是好，但人家位高权重，高不可攀，这就要实行迂回战术，从小路或捷径直捣大本营，一样能成功。

06 美人出招 英雄狗熊都会落败 / 76

这时，李非语的手机不适宜地震动了下，是一条短信，叶映寒发来的。李非语打了一个激灵，酒顿时醒了大半。要不是叶映寒这时发来这条吃醋的信息，接下来还不知会发生什么事。看来，女人吃醋，一定程度上能阻止男人犯错误。

07 身为领导 总会遇到的杀手锏 / 90

无数的官场事实说明，要击中一个男人的命门，美色和金钱是两把小李飞刀，刀刀必中，例无虚发。这就是游戏规则，如果你不是制定规则的人，那么，就乖乖地做一个遵守规则的人吧。

08 官商合作 投其所好，摸清命门 / 102

胡妍红感叹道：“荒山秃岭成了著名风景区，对上可以争取各种政策性扶持资金，对下可以带动地产成倍升值，何乐而不为啊！”柏安民再也沉默不住了，他欣喜地说道：“你这个创意很好，妍红同志有脑子。”

09 表面，背后 一套活学活用文章 / 122

好在廉政建设月月讲天天讲，有些事能做有些事不能做大家也都心知肚明，多讲几句不如少讲几句，反正讲得再多，管得住自己的人还是管得住，管不住自己的人还是管不住。有些领导干部，一个个手臂伸得比如来佛还要长，财、权、色样样都紧紧地握在手中。

10 现在的干群关系 要做的就是水油交融 / 136

现在的干部们抓强拆，就像上战场一样，冲锋陷阵，一不怕苦，二不怕死。他们为什么不害怕呢，他们的底气为什么这么足呢？说得好听点，这是为了发展。

11 面子工程 也是干的实事 / 165

有个说法：摆平就是水平，搞定就是稳定，没事就是本事，妥协就是和谐。摆平和搞定是这个社会的流行词。现实就是这么个现实，为官一方，只要你的辖区风平浪静，就是形势一片大好。至于你用的是什麼方式，你的方式对谁有利，又是谁吃了亏，上面知道吗？

12 摸透领导心思 方可皆大欢喜 / 202

工作汇报是有学问的，是讲技巧的。没有做事的，编几件小事说说；做了小事的，要吹成大事；做了大事的，要说成辉煌成就；做了易事的，要说成难事；做了难事的，更要添油加醋，以显示自己的工作水平；做了坏事的，要注意突出客观原因。即使你什么也没干，也要说在积极争取。

13 谋私的 貌似光明正大 / 219

柏安民很清楚，在他这个级别的干部中，相信迷信的大有人在。像他这个级别的干部，在经济上和生活作风上，多多少少都是有一些问题的。祈求神灵，一保官越做越稳，天下的贪官多的是，但只有那些倒霉鬼才会东窗事发；二保官越做越大，像吹气球一样，越吹越大，越升越高。

14 裙带飘舞 三个女人一台戏 / 233

李翠平一直在寻找机会修补与柏安民的关系，廉政书画展上她成功平息了姚疯子的恶评，为柏安民挽回了面子，重新赢得了柏安民的好感与信任。陈雅芊就没有她这么幸运了，至今还晾在一边。可是李翠平又有了新的烦恼，是韦芳芳带来的。

15 创造新名词 策划是这么做的 / 247

这些“农二代”是新一代农民的代表，尽管他们的企业目前还很小，但是，可以发展。传统农民世代都是面朝黄土背朝天，现在，这些弱势群体的下一代在用自己的努力改变命运，这是多么令人振奋的消息啊！

16 大手笔，大制作 为己不为公 / 275

这年头，领导干部除了会“跑官”，还要会“养官”。某个领导一旦成为某个要害单位的一把手，他必然会苦心经营，牢牢霸占着那个位置，该送的送，该跑的跑，该做顺手人情时做顺手人情。是谓“养官”。

17 仅有权术 岂能安坐钓鱼台 / 288

在洪灾到来之际，柏安民夸大灾情，开口就说什么百年一遇，实际上这也是一种掩盖，要先入为主地给人们造成一种印象，本次洪灾完全是天灾，而非人祸。高超的领导艺术，就包括要善于运用老天做文章。

尾 声 / 300

01 人生感悟 我苦故我在

江南电视台主持人姜菲菲出事了。

下午，李非语刚走进办公室，就接到姜菲菲的电话。他示意正拿着文件找他签字的秘书离开，坐下来接这个他最乐于接的电话。

姜菲菲是江南卫视的主持人，平时电话一来，话筒里就是花枝乱颤般的一阵子笑。今天却很意外，电话中的她哭成一团，像是遇到了什么灾难似的。

李非语挺直身子，语气严肃起来：“怎么回事？难道还有什么解决不了的问题不成，别急，慢慢说……”

姜菲菲哭哭啼啼地说道：“昨天晚上，为了赚点外块，我接了一笔私活，到一个不怎么熟的老板酒局上陪酒。结果，被他们一闹腾，不小心就喝高了……没想到，昨晚在酒桌上陪酒的场面，不知被哪个缺德鬼用手机拍了张照片，发到了江南论坛上……呜呜，非语哥，这下我的脸丢大了，我没法活了，呜呜呜……”

李非语松了一口气，安慰道：“不就这么点小事吗，没什么大不了的，别急别急，我来帮你解决。”

按姜菲菲所说的网址，李非语很快在网上找到了那张照片。照片中，那位老板一手端着酒杯，另一只手紧紧地搂着烂醉如泥的姜菲菲，两人正在热吻，一大

群喝得东倒西歪的红男绿女正在跟着鼓掌起哄。桌上杯盘狼藉。虽然照片有点模糊，但基本上能认出画面中的女孩正是姜菲菲。再看后面网友的跟帖，骂声一片，什么难听的话都有。

李非语心里打了一个激灵，这张照片不仅让姜菲菲的形象受损，而且也直接影响到了电视台的形象，一旦台领导知晓，她很可能会受到处理。她接私活本来就已经违反了台规。难怪姜菲菲六神无主，吓得哭了。

李非语拨通了姜菲菲的电话，他先要故意卖个关子，这样姜菲菲才会欠他一个人情；更重要的是，她才会从这次事件中吸取教训。他说：“菲菲，情况是有点严重，不大好处理啊。你也太过分了点，作为一个公众人物，应该洁身自爱才是。这后果嘛，你是知道的……”

姜菲菲急了，在电话中哽咽得更厉害了：“我知道……非语哥，在这座城市里，我一直把你看成是我最亲的人，你一定要设法救小妹一把。不然，我死定了，不但工作要丢，将来恐怕都没人敢娶我，呜呜……”

姜菲菲左一声哥右一声哥的，把李非语叫得心花怒放。他说：“你放心，我一会儿和公安厅说一声，争取叫网管把那条帖子给删了，现在删掉对你还没有什么影响。不过，我警告你一句，下不为例啊。”

姜菲菲这才破涕为笑，说：“非语哥，你真好，我就知道没有你搞不定的事。这样吧，晚上我请你吃饭。”

答应了姜菲菲后，李非语给省公安厅的一位朋友打了个电话，照片很快就删除了。对李非语来说，这样的事不过是小菜一碟。下午，他又特地留心了一下网络，那张照片并没有再发出来，应该没什么事了。

李非语现任江南省政府副秘书长兼办公厅副主任。他和姜菲菲是老乡，两人又是同一所大学毕业，只不过李非语比姜菲菲早毕业了好几年，是地地道道的师哥。姜菲菲大学毕业后顺利地考进了江南卫视，成为新闻主播。这样，两人又同在省城双阳市工作。姜菲菲正值妙龄，时尚靓丽，清水出芙蓉，充满了青春活力。在李非语的心目中，她一直是标准的淑女形象，没想到这次竟发生了这样的事，实在让他大跌眼镜。他决定趁晚上吃饭的机会好好劝劝她。

包厢里，几个简单而精致的小菜，李非语和姜菲菲相对而坐。姜菲菲显得很不好意思，羞赧一笑，端起酒杯说：“非语哥，感谢你，小妹我敬你一杯！”

李非语说：“菲菲，哥劝你一句，以后千万不能再做这样的傻事了。你接点

私活我可以理解，但一定要分清场合和对象。现在有些老板，俗得掉渣，腰里有了几个钱，就不知天高地厚了，什么事都干得出来。这样的人是能沾惹的吗？”

“你以为我喜欢他们吗？人家也是没有办法。别看我们主持人在荧屏上一个个光鲜亮丽，背地里哪个活得轻松？我每月那点工资，管车子油费都不够。什么房贷、车贷，加上美容、服装、购物、上培训班充电等等，你知道我一个月要多少开销吗？”姜菲菲幽怨地叹了一口气，说，“台里那些刚进来的小丫头们，一个个珠光宝气，满身名牌，开着几十万上百万的车子，她们的钱是怎么来的？唉，你永远体会不到，在这个年代做一个美女白领是多么地累，比做男人累多了。”说着，姜菲菲一仰脖子，将满满一杯酒干了。也许是想到了什么伤心的事，姜菲菲的眼泪大颗大颗地滚落下来，啪啪啪地打在桌子上。李非语抽了张餐纸递给了她。

李非语继续说道：“菲菲，不是哥说你，我发现你变了，你的虚荣心太强了，这样下去是很危险的。”

姜菲菲醉眼迷离地说：“哥，我不变行吗？我不变就可能会被淘汰出局。再说我们台里，有几个主持人不在私下里揽接私活？还有比我更出格的呢。”

李非语说：“菲菲，给你讲个犹太人的小故事。一天，一个拥有无数钱财的吝啬鬼到智者那儿去乞求祝福。智者让他通过窗户看看外面的街上，问他看到了什么。吝啬鬼说：许许多多的人。智者又把一面镜子放到他面前，再问他看到了什么，他说：我自己。”

姜菲菲摇摇头说：“没听懂。”

李非语解释说：“窗户和镜子都是玻璃做的，不同的是，镜子镀了一层银。纯粹的玻璃能让我们看到别人，而镀银的玻璃只能让我们看到自己。这个故事的寓意很明显，金钱是危险的，它会遮蔽我们的眼睛。”

姜菲菲似懂非懂地说：“非语哥，你说的不错，金钱有时是很危险……可是，你知道，没有钱会更危险，这个城市里所有的东西都是有代价的，你不能不承认这个现实吧，没有钱，你会一无所有，甚至会流落街头。”

李非语见自己的劝说没有收到任何效果，心里早憋了气，他厉声说道：“姜菲菲，你怎么这样固执呢？你……你太让我失望了！”说着，右手“啪”的一声拍在桌子上，一只酒杯应声滚到地上，砸得粉碎。

接下来是一阵尴尬的沉默。姜菲菲轻轻地摇了摇头说：“哥，别生气，也别教训我了，现在有些事情，你不懂的……我会把握分寸的，起码不会给你这个老

哥丢脸。今天的事谢谢你啊。再见。”说着，拎起沙发上的坤包，踉踉跄跄地向外走去。

李非语紧跟在姜菲菲的身边，生怕她会跌倒。出了大门，他拦了一辆的士，将姜菲菲送上了车。他的心里很失落，像个呆子似的在街上转悠着，两边高楼上炫丽的灯光照得他头晕眼花。现在的女孩，怎么都变成这样了呢？不错，钱很重要，可这个世界上比钱重要的东西多了去了，她们为什么就不知道呢？

李非语失魂落魄似的回到家里。家里黑灯瞎火的，老婆和儿子都不在家。李非语的妻子方岚岚是省城一所学校的日语教师，儿子康康五岁，已上幼儿园。李非语想起来了，早上出门的时候，对方岚岚说过自己要出门考察几天，方岚岚还帮他收拾了行李呢。后来，当天的考察因故推迟了。

可能是因为自己说出差，老婆带着儿子到外婆家去了吧。好在外婆家也在城中，李非语打了一个电话过去。外婆接了，说康康倒是在她那儿，下午方岚岚将孩子送过来的时候，说是去邻市参加一个教学研讨会。李非语不禁起了疑心，打方岚岚的手机，却关机了。再打了她两个同事的电话，都讲没听说过什么研讨会的事。

李非语心中疑惑重重，妻子身为教师，平时也还比较守规矩，夫妻感情也说得过去，没有发现过她有红杏出墙的迹象。可是她为什么要关机呢？这有点反常，不是有这样一句话么，有没有出轨，看手机就知道。也可能是自己想得太多了，方岚岚也许是真的有什么事呢。一阵倦意袭来，李非语一头倒在床上就睡了。

第二天清晨，李非语窝在床上还未起来，忽然听见锁孔响，凭感觉，他知道是妻子方岚岚回来了。方岚岚推开房门，突然见到李非语在家，显得神色慌张，但她很快反应过来，装作若无其事地说：“老公，你怎么突然回家也不给我打个电话，吓了我一跳。”

李非语解释说：“情况有变，我也没想到啊，昨天正准备上车，突然接到通知，考察活动推迟了。”方岚岚“哦”了一声，哈欠连连，说不出的疲倦，好像一宿未睡的样子。她在打了个招呼后，就神色匆匆地进卫生间洗澡去了。

李非语的疑心更重了。他蹑手蹑脚地走下床，从方岚岚的坤包里拿出手机。妈的，连手机都不知什么时候换成了摩托罗拉月光宝石限量版的了，这种机子市场价要万元。看来可能真的有情况。

打开手机，是一条未读短信：岚岚，你用日语叫床的声音真好听。

李非语觉得身上的血一下子涌到了头顶，一阵眩晕袭来，他险些站立不稳。

所有的疑惑真相大白，原来她另有新欢了！是可忍，孰不可忍？作为一个男人，还有比妻子出轨更丢脸的事吗！他大骂了一句脏话，“砰”的一声，将手机摔在地上，手机被砸得粉碎。正在洗澡的方岚岚听到动静，将卫生间的门打开了一道小缝，见李非语正在客厅里气得三尸暴跳，又见手机被砸碎了，知道发生了什么事，吓得赶紧又将门关上了。

那个男人李非语认识，叫钱友军，是个房地产商，他现在所住的楼盘好望角明珠花园就是他开发的，听说他在城中开发了多处地产。方岚岚是日语教师，钱友军的女儿正学习日语，他曾找过方岚岚给他女儿补课，大概补着补着两人就补上了床。这一对狗男女！

见李非语在客厅里闹腾够了，方岚岚才从卫生间里走了出来，她揩着头发上的水珠，神色出奇地平静，说：“我早知道会有这么一天的，你看着办吧，咱们都是要面子的人，好聚好散。”

李非语怒吼道：“我知道你是有备而来，不离婚难道还让我凑合下去吗？二十年了，你都没有用日语跟我叫过床呢，妈的，在我面前是淑女，在老板面前是女优，玩得真开心，真是臭不要脸！”

方岚岚哭了：“你以为我愿意吗，还不是你太窝囊了！咱们康康上人民路小学，钱总跑前跑后地找人，花了一万多，那时你到哪里去了？去年，你和五六个人竞争副秘书长一职，你知道你咋就那么顺利当上了，还不是钱总在暗中帮忙，人家又花了五六万。结婚二十年，一直和你挤在一间二十平方米的破房子里，孩子大了，连张做作业的书桌都没地方放，这套房子怎么说也要值一百五十六万，人家只收了成本价四十万，指望你那几个破工资，不到大街上喝西北风就是好事了。我好歹也还是一个大学毕业生，你以为我愿意和一个包工头混吗，这日子我实在过不下去了，呜呜呜……”

李非语更加愤怒了，方岚岚的话提示，他们自去年就勾搭上了。他指着方岚岚的鼻子说：“罢了罢了，原来你早就和人家好上了，这年头还是钱好，钱让你们找到了真爱和快乐。我祝福你们！”说完，“砰”的一声带上了门，离家而去。

李非语躲进了一家宾馆里。他请了病假，把自己关在房间里想了一天一夜。他想起自己的前女友汤玮玮，大学里，他们整整好了四年。毕业前夕，汤玮玮为了能够留在那座城市，嫁给了追求她的一个局长的儿子。而李非语呢，为了能进江南省政府机关，娶了自己并不怎么喜欢的方岚岚，原因就是她爸是省政府办公

厅主任。分手的那夜，汤玮玮对李非语说了一句话，他现在还记忆犹新。汤玮玮说：大学一毕业，我们都俗了，我们把无邪的时光永远留在了校园里。婚后仅一年，汤玮玮的老公就另有新欢，有了小三，她一气之下去了西藏。她告诉李非语，说要到神山圣湖中去寻找她的真爱。现在，自己的婚姻又面临着解体。他现在才明白，当初他和汤玮玮选择分手是一个错误。

导致今天这样的结局，又能怪谁呢？这年头，大家未免都有些浮躁，我们总是习惯于把别人当成自己的猎物，可悲的是，我们同时也在不知不觉中成为了别人的猎物。

省城双阳是个让李非语伤心的城市，经过反复思考，他决定离开这个是非之地。最近省委组织部正在物色一批优秀年轻干部到下面市里去任职。这倒是个不错的机遇，李非语早就有下去的想法了，在机关里待得太久了，日子就像一杯泡久了的茶，寡淡无味。到下面去，说不定还能有一番作为。要是运气好的话，也许能混个正厅。就这样，李非语果断地报了名。

经过比较，李非语选择了荆都。一方面，荆都市经济基础比较好，另一方面，李非语还有自己的考虑，他有几个同学在荆都工作，关键时刻，不愁没人指点迷津。但想去荆都的人比较多，李非语能不能去得了，他的心里有点没底。

许多烦恼，往往并不是什么真的烦恼，一旦想通了就什么也没有了。这都是什么时代了，出轨有什么大不了的，有多少人的一生是从一而终？有意思吗？李非语回到家，把自己的决定告诉了妻子方岚岚，并说道：“你的那位不是有能量吗，让他好事做到底，再帮一帮忙，我要到荆都去，什么职务无所谓，只要能离开就行。”

方岚岚呜呜地大哭起来，边哭边骂道：“李非语狗日的你好狠心，十多年的夫妻了，你说走就走……呜呜，我不会给你说的，要找你自个儿找人家去，我看你有没有这个脸。”

李非语淡淡地说：“给我一个空间，还你一个自由，对大家都有好处，说不说你看着办吧，反正我的心已经死了，你一天到晚面对着一个活死人不累吗？”说完，再也不理方岚岚。

一个星期后，李非语突然接到省委组织部的电话，说省委组织部副部长乐于军要找他谈话。李非语屁颠屁颠地跑了组织部。果然，好事来了。乐于军部长说，省委决定，让他到荆都市去担任市委副书记，请他做好准备。李非语不能不佩服钱友军确实有些活动能力。也难怪，能让女人红杏出墙的男人自然不是一般的男人。

除了省城双阳市，荆都是江南省的第二大市，位于长江南岸，下辖东江、西江、临山三区和书台、江川、北山、官塘、松林五县，总人口约一千万。市委副书记是市里的第三把手，下一步的走向就是市长。接到任命通知，李非语却怎么也高兴不起来。毕竟，离开工作了十多年的单位，离开熟悉的家庭，他有一种陌生和渺茫的感觉。

很少有人知道，说过“我思故我在”的哲学家笛卡尔还说过一句名言：“我苦故我在”。不过，笛卡尔说出后一句名言，比前一句整整晚了十年。笛卡尔用了十年的时间才发现，苦才是生活的原味。

生活的滋味就是苦的，仿佛缺了这味苦我们还活不下去。李非语想起老家的一种风俗，新生儿出世，在第一次喝奶前，一般都要先喂几匙由中药黄连熬的水，这种风俗就叫“开口”。大家都知道黄连是很苦的，新生儿来到人世间，尝到的第一种滋味就是苦。所谓先苦后甜，说的就是这个意思。李非语觉得老家的这种风俗与笛卡尔的名言有异曲同工之妙。

这年头，有苦你还不能诉，打掉了牙齿只能往肚里吞。一个经常诉苦的人是被人瞧不起的，你要么怀才不遇，要么时运不济，要么伤魂落魄，总之，像个怨妇，混得很差，没有利用价值，人家也就会在不知不觉中疏远你。俗话说多个朋友多条路，谁还愿意和一个自己都无路可走的人交朋友呢？所以，这年头人人都牛皮烘烘，说自己本事通天，再不济也要保持沉默，玩点儿深沉，千万不要随便发牢骚。李非语和方岚岚匆匆办理了协议离婚手续，在去荆都之前，他认真调整了一下自己的心态，决定彻底忘记过去，一切重新开始。

一个春光明媚的日子，省委组织部副部长乐于军亲自送李非语到荆都赴任。荆都市委书记柏安民、市长孟扬帆等四大班子领导在高速公路荆都出口处迎接。见面之后，免不了一番寒暄。一行人接着来到荆都最好的酒店花都大酒店，举行了简短的班子成员见面会。

市委书记、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柏安民，属龙，五十八岁，档案龄五十五岁，个子不高，其貌不扬，然而经历却不简单。他刚参加工作时不过是公社里的一名会计，再到县、市，一步步地成为市委一把手，政治经验丰富，是官场上的老油条了。他在向下属讲话或者听取工作汇报时，常常瞳孔散光，什么也不看，目光像雾一样飘忽不定，一种万事万物了然于胸的样子。市长孟扬帆理工科硕士毕业，曾当过现任江南省委副书记卫前的秘书，后到省发改委任副主任，比李非语早一

年来到荆都市。正因为高学历，又当过卫前的秘书，靠山硬，就有些盛气凌人，不怎么把只有党校学历的柏安民放在眼里。

由于市委干部宿舍楼目前没有多余的房间，李非语暂时就被安排住在花都大酒店八楼最东边的一个套间，非常安静。好不容易应付完接风宴，李非语来到酒店大堂，他的大学同学、《荆都日报》的记者高正言已等候多时了。

李非语将老同学带到房间，高正言将他上上下下打量一番，说：“非语，真想不到你会下来，我知道你这个人，以你的个性，我看有点不适合做官。我前几天看到一段文字，说十类人不适合做官，分别是：一、没有酒量的人；二、是非分明的人；三、舍不得献身的女人；四、没后台的人；五、才华横溢的人；六、胆小的人；七、闷头干事的人；八、性功能不强的人；九、话多的人；十、钱少的人。自己对号入座，你属于哪一类呢？”

李非语无奈地笑笑说：“起码有五类以上适合我，特别是第二类，是非分明的人。”

高正言哼了一声，表示赞同：“对，当官就是不能原则性太强，要擅长和稀泥。官场上的事，领导说是，非也是是；领导说非，是也是非。”

李非语摇了摇头说：“我懂你的意思，要唯领导马首是瞻，但是，我可能做不到。”

高正言扫视了一下房间，暧昧地笑笑说：“老同学，住在这个安乐窝里，你可要小心啊。”

“怎么，花都还有什么机关不成？不至于要谋害我这个副书记吧？我可是一穷二白。”李非语笑道。

“得，得，别和我哭穷，你马上就要一不穷二不白了。”高正言笑着摆摆手，随后又轻轻耳语道，“不过，住在这地方，确实要注意一点。几年前，柏安民任县长时，就在花都住过一段时间，没少惹出绯闻啊，民间传言他一周换一个服务员，据说连酒店的老板娘都睡了。”

“换服务员又怎么了，也许是对她们的服务不满意呢，不一定就发生了那方面的事，你们也把领导干部的道德素质想得太低了。”

“你看你，书生气了吧。教给你一条经验，官场上看人，一定要往坏处看，千万不能往好处看，这是一条屡试不爽的定律。”高正言显得有点不耐烦，“好了好了，不说这个了，反正你老兄小心点就是。非语，荆都的官场有点复杂啊，你

可要看清形势，不要站错了队。”

“你是说荆都的班子不团结吗，莫非两位一把手——这样？”李非语做了一个两拳相抵的动作。

“不愧是省里下来的，一听就懂，”高正言说道，“柏安民年事已高，老谋深算，善做表面文章。如今领导干部的手都是伸得很长的，比如来佛的手还要长，不但要捞政绩，还要捞财捞色，快退休了嘛，总要上演一把最后的疯狂。据省里的小道消息，柏安民还是有希望进入省级班子的，运气好的话有可能到省人大或省政协弄个副职干干。孟扬帆从省里下来时间不长，急于出成绩，他把市里的一班老干部哄得很好，因此得到了他们的支持。人大、政协每年的例会经费，在孟扬帆没来之前，都是实报实销。孟扬帆一来，大方多了，他采取包干制，总金额比往年增加了三分之一。另外像什么诗词协会、健身协会、太极拳协会、门球协会，只要和老干部沾点边，孟扬帆都非常大方，要钱必给。看把这一帮老同志们乐得，逢人就说现在的市长好，荆都有希望。虽然柏安民当市长时老干部的活动经费也没少给，但与孟市长相比还是差远了。老干部们不说孟扬帆大方，而是说省里来的干部就是党性强、水平高，把柏安民气得半死。”

“但是，有一点要肯定，”高正言继续说道，“孟扬帆确实是一位开拓型的领导，视野开阔，能干事，有魄力，他到荆都一年来，做了不少实事，如新城区建设，化工企业的治污问题，创建全国文明城市，财政收入、工业产值等经济指标进入全省地级市前三。因此，孟扬帆的口碑很好。但他从政经验不足，目前恐怕还是难展抱负，荆都的政治环境都是柏安民一手营造的，水很深。”

两位党政主要负责人的情况，自然是了解得越多越好。李非语故意笑道：“我可听说柏安民是位清官啊！”

“这正是他的聪明之处。柏安民是会计出身，账算得很熟，书记是管帽子的，所以书记也叫‘输’记，不输送，领导就不记得你。领导连记都不记得你，你仕途上还会有戏吗？柏安民在当了书记之后，突然爱好起书画来了。要想当上像国土、建委、财政、公安等要害部门的头头，手中就要有一幅画。”

“画？”李非语不解地问道。

“对，画，一幅落款为柏公的画。柏公当然就是柏安民，他最拿手的题材就是清水芙蓉和冰雪梅花，画当然是要花钱买的，也不是说谁花钱都能买得到，那一定要是他的心腹之人。你能从他那儿得到一张清水芙蓉或冰雪梅花，就说明领

导认可了你。据说，一张画最少要这个数。”说着，高正言晃了晃一只手。

“五万？”李非语问道。

“再加一个零。”

李非语吃惊得张大了嘴巴。

“艺术品是有价值的，况且他的画本来就不错，人家从小就爱好这个，到老来才发挥了它应有的价值。这听起来好像不是受贿。”高正言说，“天无绝人之路，条条大路通罗马，如果柏安民既不收礼，又不卖给你字画，那还是有路子可走的，这就要吹枕边风了。”

“听说过，官场上有些人为了得到提升，走的就是领导夫人的路线。”李非语说道。

“哈哈……”高正言哈哈大笑。

“你笑什么，我说的是事实啊。”

高正言说：“对柏安民而言，走夫人路线不行，我说的枕边风，是指情人的枕边风。这个学问更大，领导的情人就是绣花枕头，枕头不止一个，要是抱错了枕头，无异于抱了一堆砖头，被砸死都不知道怎么死的。”

李非语听得云里雾里，他疑虑重重地问道：“这些官场秘密，你老兄又是怎么知道的呢，都是民间传言吧？”

高正言笑答道：“你难道不知道我是干什么的吗？当记者最大的好处就是消息来得快。”

见李非语好像陷入思虑之中，高正言说道：“时间不早了，你休息吧，机会有的是，以后慢慢再交流吧。”

高正言第一次来访，李非语觉得应该送他一程，让老同学以为他的架子大就不好了。陪伴着高正言穿过一条林荫小道，出了宾馆大门。高正言对李非语轻轻耳语道：“我预测一件事你看准不准，要是准的话，就说明我今晚说的话不是空穴来风。你是属马的吧，最近几天，贾二条会给你送一尊工艺品来，一尊金马，一马当先，好。”

李非语不解，捅了一下高正言道：“别卖关子了，哪个是贾二条，什么工艺品？”

“贾二条是荆都市下辖官塘县委副书记贾新高的绰号，柏安民当市长时，新高是他的秘书，后来下派到官塘县当组织部长，然后任县委副书记，分管矿业工作。他那个县里矿产丰富，盛产有色金属，每次市里主要领导上任时，他都会安排有